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侠文艺篇目辑略

许兴阳 编著

详尽地梳理了南北朝前的侠文艺资料，为侠文艺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底本。

于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一览侠客、英豪世界的别样人生；穿越时光，纵览历史豪侠之璀璨星空。

侠客星空 英豪纵横 天矫若龙飞 一笑任平生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

许兴阳，男，副教授，河南固始人，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六盘水师范学院，现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艺术、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已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专著一部。

好书推荐：



责任编辑：胡慧华 南 洋

封面设计：刘祎迪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侠文艺篇目辑略

许兴阳 编著

详尽地梳理了南北朝前的侠文艺资料，为侠文艺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底本。

于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一览侠客、英豪世界的别样人生；穿越时光，纵览历史豪侠之璀璨星空。

侠客星空
英豪纵横
天矫若龙飞
一笑任平生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侠文艺篇目辑略 / 许兴阳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75-4803-7

I. ①先… II. ①许…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先秦—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7029 号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侠文艺篇目辑略

作 者: 许兴阳
责任编辑: 胡慧华 南 洋
特约编辑: 张志君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02
责任编辑 010-63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803-7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一、散文部分	/ 1
二、小说部分	/ 211
三、诗词部分	/ 223
四、曲赋部分	/ 241
五、墓志铭、墓室壁画部分	/ 247

序言

侠文艺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一种，如地火般潜藏于诸多文艺的罅隙中，虽不能常常见之于煌煌史册，但却以诸多形式顽强地生长在不同族群间，从来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消亡过，本书辑录的先秦汉魏南北朝侠文艺即是很好的明证。

整理本时段侠文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填补本时段原始文本辑录空白，为侠文艺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底本。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之一，侠文艺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截至目前，除了台湾学者龚鹏程、林保淳编写的《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和大陆学者张兵主编的《五百种武侠小说博览》略有涉及外，学界尚未有对本时段侠文艺进行详细梳理的文本。因而本书尽量归类整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侠文艺”，比期时整个侠文艺有的裨益。

二是益于侠文艺研究领域向着更为全面的方向溯源，纲举目张，找到历史渊源，为通俗文艺的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石，从而促进侠文艺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留下的古籍浩如烟海，而侠文艺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如何挖掘整理，不仅是对保护古籍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能促进更多的学者全面、科学、公正地从源头上审视并重视侠文艺，从而促进侠文艺研究的健康正常发展。

三是在侠文艺历史原典的阅读中，纠正近现代以降人们对侠及其相关领域的认识误区，冷静审视侠义精神，重建侠客形象。对大多数人而言，提及侠，其脑海中立刻会闪现出杀身成仁、除暴安良、临危不惧、劫富济贫、勇猛豪爽等诸多非常正面的道德及精神概念。然而，在诸多的历史典籍中，侠并不全是这个样子。比如，秦汉时期的侠常常是活奸匿贼、豪施交客、任性暴虐、横行乡里者，多从事着铸钱、仇杀、掘冢、剽攻、劫人作奸等活动。如不读原典，是不会有这样的知识建构和情感体验的。

四是便于更多的侠文艺的爱好者阅读，了解其历史，传承其间的优秀因子，明辨是非，张扬民族豪放个性，努力进取，嫉恶如仇，释放民族骨子里阳刚的一面，为建设民族面貌，构建民族血性心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编写体例上，基本框架分散文、小说、诗词、曲赋、墓志铭、墓室壁画及其他等部分，以涵盖侠文艺的各个方面。每个框架之下的篇目大致按照作者生卒年的先后来安排。其中，部分篇目因写作内容为前朝的史实，故暂就以其内容来排布，如房玄龄（579～648年）本为唐朝人，但其编写的《晋书》却涉及晋（265～420年）。当然，这些篇目基本都是二十四史中的选文，其他如唐·姚思廉（？～637年）《梁书》、唐·李百药（565～648年）《北齐书》、唐·令狐德棻（583～666年）《周书》、唐·李延寿（生卒不详）《南史》等。而对于篇目中出现的侠及与密切相关的重点词汇则在排版时重点突出，以示鲜明，并便于查找和阅读。

因部分篇目创作时间距今较为漫长，加上历朝历代版本上的不一致，其部分内容或有错漏，也望博雅者能默而斧之，感念！是为序。

贵州水城杜鹃阁
2017年6月18日

一、散文部分

春秋·管仲（约前 723 年～前 645 年）《管子·问第二十四》 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厄阨，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春秋·管仲（约前 723 年～前 645 年）《管子·小问第五十一》 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子对曰：“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公曰：“请问战胜之器？”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数何如？”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城矣。”公曰：“然则取之若何？”管子对曰：“假而礼之，厚而勿欺，则天下之士至矣。”

春秋·晏婴（前 578～前 500 年）《晏子春秋·第五卷·内篇·杂上第五》 齐有**北郭骚**者，结罟罔、捆蒲苇、织履以养其母，犹不足，踵门见晏子曰：“窃说先生之义，愿乞所以养母者。”晏子使人分仓粟府金而遗之，辞金受粟。

有间，晏子见疑于景公，出奔，过北郭骚之门而辞。北郭骚沐浴而见晏子曰：“夫子将焉适？”晏子曰：“见疑于齐君，将出奔。”北郭骚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

晏子行，北郭骚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说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者焉。吾闻之，养其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筓而从，

造于君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齐必侵矣。方见国之必侵，不若死，请以头托白晏子也。”因谓其友曰：“盛吾头于笥中，奉以托。”退而自刎。其友因奉托而谓复者曰：“此北郭子为国故死，吾将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

景公闻之，大骇，乘驺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闻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春秋·孔子（前 551 ~ 前 479 年）编《尚书·周书·秦誓》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佻佻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谗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隳，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战国·孔门弟子（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子路治蒲，请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对曰：“邑多**壮士**，又难治也。”子曰：“然，吾语尔，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

战国·孔门弟子（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卷二·三恕第九》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子路曰：“由乃今闻此言，请摄齐以受教。”

战国·孔门弟子（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卷四·六本第十五》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摄荆相事，孔子闻之，使人观其为政焉。使者反，曰：“视其朝清静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壮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战国·孔门弟子（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卷五·子路初见第十九》子路初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哉？毁仁恶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

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孔子曰：“不强不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而矣。”子路曰：“由请终身奉之。敢问亲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孔子曰：“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亲交取亲，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其礼也。”

战国·墨子（约前 468 ~ 前 376 年）《墨子·迎敌祠·四十八·号令》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

.....

募民欲财物粟米以贸易凡器者，卒以贾予。邑人知识、昆弟有罪，虽不在县中而欲为赎，若以粟米、钱金、布帛、他财物免出者，令许之。传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传者，断。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传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亟为传言请之吏，稽留不言诸者，断。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重厚，口数多少。

.....

寇去事已，塞祷。守以令益邑中**豪杰**力斗诸有功者，必身行死伤者家以吊哀之，身见死事之后。城围罢，主亟发使者往劳，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爵禄，守身尊宠，明白贵之，令其怨结于敌。

.....

守入临城，必谨问父老、吏大夫、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为之解之。守必自异其人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断。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还授其印，尊宠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杰**之外多交诸侯者，常请之，令上通知之，善属之，所居之吏上数选具之，令无得擅出入，连质之。术乡长者、父老、**豪杰**之亲戚父母、妻子，必尊宠之，若贫人食不能自给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时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楼临质宫而善周，必密涂楼，令下无见上，上见下，下无知上有人无人。

战国·列御寇（生于前 450 ~ 前 375 年间，享年不明）《列子·黄帝第二》范

氏有子曰**子华**，善养私名，举国服之；有宠于晋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视，晋国爵之；口所偏肥，晋国黜之。游其庭者侔于朝。子华使其**侠客**以智鄙相攻，强弱相凌。虽伤破于前，不用介意。终日夜以此为戏乐，国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经垆外，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与言子华之名势，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商丘开先窘于饥寒，潜于牖北听之。因假粮荷畚之子华之门。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缟衣乘轩，缓步阔视。顾见商丘开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检，莫不眊之。既而狎侮欺诒，攘搯挨抚，亡所不为。商丘开常无愠容，而**诸客**之技单，急于戏笑。遂与商丘开俱乘高台，于众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赏百金。”众皆竞应。商丘开以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飞鸟，扬于地，肌骨无碍。范氏之党以为偶然，未诘怪也。因复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宝珠，泳可得也。”商丘开复从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众昉同疑。子华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华曰：“若能入火取绵者，从所得多少赏若。”商丘开往无难色，入火往还，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党以为有道，乃共谢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敢问其道。”商丘开曰：“吾亡道。虽吾之心，亦不知所以。虽然，有一于此，试与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闻誉范氏之势，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吾诚之无二心，故不远而来。及来，以子党之言皆实也，唯恐诚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体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迁者，如期而已。今昉知子党之诞我，我内藏猜虑，外矜观听，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热，惕然震悸矣。水火岂复可近哉？”自此之后，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必下车而揖之。宰我闻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动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者，岂但履危险、入水火而已哉？商丘开信伪物犹不逆，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

战国·列御寇（生于前450～前375年间，享年不明）《**列子·汤问第五**》**魏黑卵**以睚嫌杀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来丹**谋报父之仇。丹气甚猛，形甚露，计粒而食，顺风而趋。虽怒，不能称兵以报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剑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绝众，九抗百夫。节骨皮肉，非人类也。延颈承刀，披胸受矢，铍镞摧屈，而体无痕搦。负其材力，视来丹犹雏鷃也。来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过矣，将奚谋焉？”来丹垂涕曰：“愿子为我谋。”申他曰：“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奚不请焉？”来丹遂适卫，见孔周，执仆御之礼，请先纳妻子，后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且先言其状。一曰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

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方夜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騫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宝者，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尝启封。”来丹曰：“虽然，吾必请其下者。”孔周乃归其妻子，与斋七日。晏阴之间，跪而授其下剑，来丹再拜受之以归。来丹遂执剑从黑卵。时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颈至腰三斩之，黑卵不觉。来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门，击之三下，如投虚。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来丹知剑之不能杀人也，叹而归。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人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畴昔来丹之来，遇我于门，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强，彼其厌我哉！”

战国·列御寇（生于前450～前375年间，享年不明）《列子·说符第八》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明琼张中，反两榆鱼而笑。飞鸢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侠客**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报，无以立懂于天下。请与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属必灭其家为等伦。”皆许诺。至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

战国·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商君书·农战第三》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作，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得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廩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

事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战国·商鞅（约前 395 年～前 338 年）《商君书·赏刑第十七》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尤至于无赏也，明刑之尤至于无刑也，明教之尤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转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费匱之有矣？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从马华山之阳，从牛于农泽，从之老而不收。此汤、武之赏也。故曰：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故曰：明赏不费。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搢笏，作为乐以申其德。当此时也，赏禄不行，而民整齐。故曰：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战国·孟子（前 372～前 289 年）《孟子·卷三·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黜**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捽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怵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

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战国·孟子（前 372 ~ 前 289 年）《孟子·卷十·万章下》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战国·庄周（约前 369 ~ 前 286 年）《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扞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哺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哺之膳！”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

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而）[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幕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蒞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

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伐）[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是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无足问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夫见下贵者，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今子独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妄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